



# 徳川家康

26

〔目〕 山岡庄八 著

徳山人数



徳川家康  
— 日本統一 —

# 德川家康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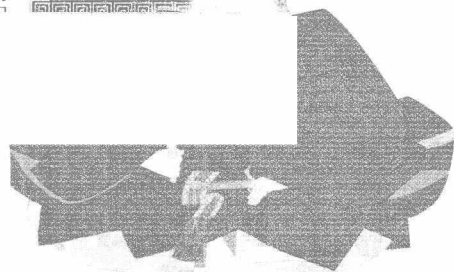
〔日〕

山岡庄八 著

岳远坤 译

策划 柏杨

南海出版公司 二〇〇九·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川家康(1-26) / [日] 山冈庄八著; 岳远坤, 王维幸等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1

ISBN 978-7-5442-3779-6

I. 德… II. ①山… ②岳… ③王… III. 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816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274

《德川家康》(1-26)

《Jouseiban Tokugawa Ieyasu》

© Yamaoka Wakako 1987, 1988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DECHUAN JIAKANG

德川家康(1-26)

|      |                                   |      |          |
|------|-----------------------------------|------|----------|
| 作 者  | [日] 山冈庄八                          | 译 者  | 岳远坤 王维幸等 |
| 策 划  | 柏 杨                               |      |          |
| 责任编辑 | 黎 遥 余 晋 翟明明                       | 特邀编辑 | 张 苓      |
| 装帧设计 | 新经典工作室·金 山                        | 内文制作 | 李艳芝 郭 璐  |
| 出版发行 |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11           |      |          |
| 社 址  |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 邮编   | 570206   |
| 电子邮箱 | nanhaicbgs@yahoo.com.cn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印 刷  |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      |          |
| 开 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      |          |
| 印 张  | 225.25                            | 字 数  | 5500 千   |
|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
| 书 号  | ISBN 978-7-5442-3779-6            |      |          |
| 定 价  | 798.00 元(套)                       |      |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目 录

|    |       |     |
|----|-------|-----|
| 一  | 朝阳落日  | 1   |
| 二  | 草民忧国  | 24  |
| 三  | 天命人命  | 41  |
| 四  | 晴天霹雳  | 66  |
| 五  | 借耳说佛心 | 89  |
| 六  | 鹰野之虎  | 107 |
| 七  | 漏船火屋  | 123 |
| 八  | 慈悲之本  | 133 |
| 九  | 越后悲雁  | 144 |
| 一〇 | 江户之蛙  | 166 |

# 目 录

|    |      |     |
|----|------|-----|
| 一一 | 末巡关东 | 178 |
| 一二 | 圣人佛光 | 193 |
| 一三 | 终年新岁 | 204 |
| 一四 | 发病   | 216 |
| 一五 | 生死之间 | 228 |
| 一六 | 立命往生 | 244 |
| 一七 | 东照神君 | 256 |

## 一 朝阳落日

庆长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晨，片桐且元得知丰臣秀赖遗孤国松丸被捕，并将在六条河滩被处死。此时他居于京城三条衣棚的松田庄右卫门家中，已卧床不起，每日都会吐血。庄右卫门之妻怕他的病体受不了这打击，告诉他时战战兢兢。

众人都以为，且元离开大坂后，便直接去了新领地大和的额安寺养病。且元却以大和乏良医为由，拖着病体，跌跌撞撞来到京城，秘密住进了三条衣棚的松田庄右卫门家中。

先前，且元在京都也有一处府邸，但已借给德川家康之子远江中将赖宣。且元的名声在京城并不甚好，人称：“世道愈让人糊涂啊。那个一向被人称为大坂忠臣和脊梁的片桐大人竟得以苟且偷生，还得到了幕府褒奖，一向名声不佳的大野治长却和右府大人自裁了。”且元不仅仅得以保全性命，俸禄还又增了一万八千石，领地散布在山城、大和、河内、和泉诸地，他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

世人皆以为，主家已败亡，且元即便出于无奈投了关东，也不应将自己的府邸媚献于赖宣，还领受幕府嘉奖，实在太无节操，绝非武士所为。就连松田庄右卫门也有些瞧他不起。松田的妻子也知道丈夫的意思，才故意将国松丸的消息告诉

且元。

“这是何时的事？”且元继续煎药，面不改色问道。因为他过于平静，庄右卫门的妻子约略松了口气，又有些失望，“今日下午，消息已传遍京城。”

“今日下午？”

“行刑之地乃是六条河滩，正是二十年前关白丰臣秀次一家被处死的地方，至今还被称为畜生冢。人人都说是因果轮回呢。大人您要去为他送行么？”

“送行？”

“是啊，右府大人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真是残忍啊。”

“是啊，去一趟倒是无妨。但，人必甚多，我这身子恐怕经不起折腾。况且，我还得去取药。”

庄右卫门的妻子脸上明显露出不满和鄙夷，冷冷道：“那我就独自前去为国松丸公子送行。不管是敌是友，孩子总归无辜。”

且元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将药缓缓注入碗中，闻了闻，又吹了吹，缓缓喝下。

松田庄右卫门家正面三间半，纵深约十二间，宅子不大。且元住在院中一个小屋，足不出户，邻里并不知所住者何人。

右卫门内心虽瞧不起且元，却从未与人提起，他有自己的盘算：若让人知且元住于家中，大坂的残余势力定然前来。他原本想得到片桐的信赖，借此飞黄腾达，如今看来，一切都已化为泡影。后世有说且元在大和额安寺自杀，也有说乃是病故，由此可见，且元前往京城一事当时并不多为人知。

此不多言。

且元长子孝利代父前往伏见城，侍奉将军秀忠。只有他知道父亲在何处，还派人暗中保护。

辰时前后，且元戴上斗笠，偷偷出了门，迅速雇了一乘轿子，到了新京极三条后方的誓愿寺门前。誓愿寺乃天正年间为京极高次的姐姐松丸夫人而建。当年松丸夫人无论才智还是美貌，都不逊于淀夫人，深得秀吉公宠爱。

且元到了寺院山门前，下了轿，直奔塔头所在的护正院。“烦请小师父通报一声。”他声音平静。他在努力控制情绪，他知，自己只要稍一激切，便会吐血，堵塞口鼻。他对门口的年轻和尚说完，取下了斗笠。僧人认得且元，应了一声便急急朝里去了。

且元弯下身，坐到门前的台阶上，等着。他小声自语道：“还是太着急了。忘了浇庄右卫门家的牵牛花。”

住持智信和尚出来，拉着且元的手，把他带至客室。且元约略调整了一下呼吸。

住持道：“大人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大师听说了？”且元提起了国松丸的事。

“所指何事？”

“今日国松公子就要被处决。”

“这……”住持倒吸一口气，击掌叫来一个小和尚，“所司代大人会放过国松公子一事，你是听谁说的？”

“弟子是听本阿弥光悦先生所言。”

住持转向且元，道：“大人可确定？”

且元缓缓道：“且元有一事要拜托大师，希望大师能

安排。”

住持看了一眼伺候在旁的小和尚，道：“你再去打听。等等，叫个人到六条河滩去看看；便知真伪。”他有些慌乱，又转向且元，道：“老衲虽有所准备，但还是未料到国松公子这么快就要被处决。”

且元不动声色，单是问道：“当初大师为他取的戒名叫什么？”他声音很低，似乎在吝惜自己的每一次呼吸，“且元要去高台寺，好久未见到夫人了。我要去拜托她供奉国松公子之灵。还得麻烦大师帮且元确认公子戒名。”

“老衲马上去确认。”

“牌位呢？”

“已备。”

“棺木？”

“亦已备好，外面看只是几块木头，里面却刷了厚厚的土漆，还画了家纹。”

“多谢。墓址选在何处？”

“暂时葬于为松丸夫人所建墓旁，待风声过后，再将他移葬到阿弥陀峰太阁大人墓所。若斯时老衲已不在人世，也会留下遗言，托付后人。”

是年，松丸夫人病逝于西洞院的京极府。且元见欲将国松丸暂时葬在松丸夫人墓旁，心中略安，道：“请大师将他戒名相告。”他催促着，一刻都不肯浪费。

“稍等。”住持忙起身，取过一张美浓纸，上有一张小小纸片。

且元接过来，毕恭毕敬捧住纸片作了一揖，方念道：“漏

西院云山智西童子。”

“大人认为可合适？”住持问。

且元并不回话，转道：“为即将安眠于东山的孩子取一西字……”他再作一揖，轻轻拭泪，“世上并无佛国和净土，梦想着能够东山再起的，不仅仅只有清盛入道。且元寄托于牵牛花的希望，终是破灭了。”

“牵牛花？”

“且元现住在庄右卫门家中，在他家院子的一角，种了一株牵牛花。且元曾经想，待牵牛花开，丰臣氏的运气自会……唉！”说到这里，他摇了摇头，折起戒名，就要起身，又道，“后事已交待给了孝利和为元，死者的供养，就拜托给大师了。”

“大人自家也须保重。”住持忙伸手相扶。且元只是笑了笑，表示谢意。

“丰臣血脉并未完全断绝，还有一位小姐。大御所大人赐给且元的……”且元话说到一半，笑了笑，止住。他许是想说，正因此念，他才接受了幕府加封。

出门之前，且元又向住持要了一碗葛汤，以振作精神。

高台寺中蝉鸣凄切，这令且元感到阵阵悲凉。他想起秀吉公归天时所咏辞世诗，也想起了他将要拜访之人命途多舛的一生。

露落露消我太阁，  
浪花之梦梦还多。

当且元听到这辞世诗时，也似明白了自己的人生。

然而，明白便可了结？那无尽的梦，分明就是充斥于整个天地的巨大诅咒。且元的人生乃如一场噩梦，石田三成和大野治长的一生也落满尘灰。不仅仅男儿如此，淀夫人、高台院、松丸夫人，以及三条夫人，当年在伏见享受的荣华富贵亦转眼成空。她们的记忆深处，怕还淡淡残留有当年的爱憎情仇，但那都变成了一场幻梦。

且元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心绪，站在与丰公庙紧紧相连的高台寺山门前，并未立时叫门。这座被称作高台寺的小庙，可谓美轮美奂。约四间的小厅堂四壁皆是描金蒔绘，栏间则挂着土佐光信所作的三十六歌仙图。在秀忠的授意下，小堀远州对庭院亦进行了修整，引来菊润之水。一棵树、一块石，都安排得甚是合理，颇为精美。但这一切均非太阁留给爱妻的遗物，而是夸示着丰臣宿敌的力量。

“烦请通报。”且元报了一声，忍不住欲泪。

太阁的丰功伟业已如一场梦，化为乌有，德川家康却完全不同。阿江与夫人与淀夫人虽为同胞姐妹，却仅仅因嫁入德川，她的命运便与姐姐有了天壤之别。到底是何物导致了这等差别？

听到叫门，庆顺尼从寺内茶室唐伞亭出来，道：“是哪位施主？啊，片桐大人！出什么事了，看您脸色苍白。”

且元极力忍住咳嗽，道：“我有事见高台院，甚急。”

“过来吧。”唐伞亭下传来一个安详的声音，是高台院。且元双目不由得模糊了，黯然道：“夫人，不好……是个不好的

消息。”

高台院在茶室摆弄插花，平整炉灰。

“发生了什么事？这么匆忙。”

高台院语气亲切，就像在对自己的弟弟或孩子说话。说完，她用眼神示意且元坐下。她于头巾下露出一张笑脸，显得比且元年轻许多。

“说来听听，是不是又有人死了？”

“国松公子被捕了。”

“国松？是……”

“是右府大人和伊势的侍女所生的孩子。”

“是秀赖的孩子啊……”

“是。他是在伏见的加贺商人住所被捕，将于今日未时在六条河滩被处决。”

“他几岁？”

“八岁，是在商人家中长大。”

“可能因为我没见过他，想象不出他的模样。你是来让我去救他么？”

且元使劲摇了摇头，道：“要是还有办法救，我就不会这么慌慌张张来通知您。此事已经无法挽回，真是可怕。”

且元就像在对自己的亲人说话。大概是因为他自小追随秀吉，是在高台院的教导下长大的缘故。一直以来，高台院就像一位姐姐或母亲，倾心照顾着他。

“市正，你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如此慌张。我知道了，国松丸被捕，并于今日未时在六条河滩被斩首。那么老尼应做点什么呢？”说到这里，高台院转向庆顺尼，吩咐

道：“上茶，先缓缓。”

“老尼早已见怪不怪了。秀赖和淀夫人死了，不就多了一个国松吗？以后不能如此大惊小怪。”高台院又对且元道。

“您这么说……这么说……太无情了。”

且元有些不知所措。高台院果然还在憎恨淀夫人。因为国松是淀夫人的孙子，所以她才不悲伤。想到这里，他越发生气，道：“夫人！国松丸公子或许与您没有血缘，但他毕竟是太阁大人唯一的孙子。他就要被斩首了，而您却认为事不关己，打算一笑了之么？”

高台院使劲点点头道：“好，接着说。不要着急，静下心来慢慢说。”

高台院依然如此要强。且元气得咬了咬牙，愈发不能自控，“多谢夫人关心。虽说那孩子非您的亲孙子，但他毕竟是太阁大人血脉，所以请您跟我一起前往六条河滩，为他念佛送行。”

“原来你是想说这个。”

“太阁肯定在九泉之下哭泣呢。您应该不会拒绝吧。看今天的天气，应不会下雪，早晨太阳这么大……”

“市正。”

“何事？”

“我与你一起去那里。”

“您要跟我一起去？”

“可是，去有何用？仍无法让死者安息。后事应该如何料理呢？”

且元道：“此事我已安排好了。”

“哦，那么安葬在何处呢？”

“安葬在誓愿寺内的护正院。”

“誓愿寺内？那是松丸的寺院吧？”

“是。松丸夫人以后也会葬在那里，偷偷造了一个墓穴。”

高台院并不回且元话，而是对庆顺尼道：“庆顺尼，马上到中午了。命人去备两顶轿子。不能去晚了。”然后她方转向且元：“市正，你说得很好。可是，我去并不是为了国松。”

“啊？”

“你说太阁可能在九泉之下哭泣，听了你的这句话，我才决定去。我是为了太阁而去。”

“惭愧。”

“我最不喜愚蠢之人，太阁去后，那些愚蠢之辈争来争去，荡尽了太阁家业。你看看，到如今剩下了什么呢？”

“都是在下无能。”

“我不是在责备你。剩下的，只有这间茶室和居所，都是我请求大御所，让他帮我建起来的。这些你要好好记着。”

“是。”

“对死者真正的供奉，是寂寞凄凉的。”

这时庆顺尼来禀，说轿子已经备好。

“庆顺尼，你扶扶市正，一个大男人，身子这么弱。”

高台院责备了一句，便走了出去。外面阳光刺眼，她不由得眯上了眼睛。这时浮现在她眼前的，并不是素未谋面的国松丸，而是当年在大坂城见过的可爱的秀赖。

“不仅仅是为了太阁，也是为了秀赖。”她小声嘀咕了一句，便穿过院子，来到山门前。

乘轿赶往六条河滩的高台院，此时的心情比且元还要复杂。她与太阁同筑大坂城时的辛劳，现今想来即如一场梦幻，一切都那般虚幻。人生莫非便是如此？她这样想着，心中陡然生起一个疑惑：秀赖到底是不是太阁的亲生子？

太阁当年在内闱，总会对她唠叨：“宁宁啊，定要怀上孩子。我想要个儿子！”

当时的宁宁也想满足夫君的愿望，每日都会向神佛祈祷。然而不知为何，宁宁始终没能为秀吉生下一丁半子。因为此事，她责备过秀吉，有时甚至会一直吵至天亮。“都因您老在外边拈花惹草。您就不能忍耐忍耐，养精蓄锐？”

最清楚这争吵的，当数加藤清正。不仅清正，在宁宁身边长大的侍童，个个也都一清二楚，亦煞费苦心。出征朝鲜时，他们便常在打仗间隙去猎虎，为秀吉搜寻壮阳秘方。

那时，宁宁自己已放弃怀胎生子的努力，将希望寄于松丸夫人和三条夫人身上，虽然内心总会有些疙瘩，却亦无可奈何。

秀吉定然也在她们房中重复着同样的话。宁宁想到这个，便会对太阁出言挖苦。然而，怀不上的并不仅仅是宁宁，比她年轻许多的加贺夫人和姬路夫人也都未怀上身孕，几个更年轻的侧室也终是腹内空空。松丸夫人和三条夫人也有和宁宁一样的疑惑。“大人怕有些问题。”她们开始小声嘀咕：问题怕不在女人，而在太阁。

然而正在这时，淀夫人却有了身孕。那时背地里多有传闻，首先被怀疑的便是石田三成，然后乃是名优名古屋山三。谣传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在所有侧室当中，只有淀夫人肆无

忌惮地和别的男子接触，任性妄为。舍丸夭折未久，她又有了身孕，是为秀赖。秀赖的出身更是令人生疑，因淀夫人似在秀吉出征时怀了孕。

今日将要被处决的国松丸，果真是太阁血脉吗？

对秀赖来历的怀疑，使高台院如堕地狱。转眼二十年过去，一切都无关紧要了。但话虽如此，作为一个女人，她仍无法释怀。然而她又寻思，不论秀赖是谁人所出，反正是在丰臣家出生，权当是收了一个养子。她每念及此，便会陷入自责：这都是神佛的安排，不能不知足。太阁相信秀赖是自己的孩子，从中得到了满足，此已足够，何苦再将疑心挑破？这亦算高台院对先夫的体恤。

然而，当高台院眼见丰臣氏岌岌可危，心中竟突生残酷而怪异的期待。既然神佛将秀赖赐与了太阁，总有一日也会将他带走……她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冷酷的旁观之人。

在她内心深处，许还有一种更加残忍、近似于报复的快感。若秀赖果真为太阁之子，神佛便绝不会看着他走向败亡。此为信，信即真，这真信便在她心中扎了根，让她颇为安心。

前往六条河滩途中，高台院一遍一遍自语：“我是为了太阁才去，绝非为了国松丸。”然而，当她到达六条河滩时，她的心再也无法平静。看到埋葬秀次一家三十八口的畜生冢，以及熙熙攘攘的围观人群，她心中大动。

一堵青竹栅栏挡住了围观之人。往前挪动的人群，像是事前约好了一般，纷纷数着佛珠，口中念念有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如在体味自家不幸。